

回到生活世界的语文教育： 对“吕叔湘之问”的回应^{*}

杨澄宇

摘要 回到生活世界是语文教育的应有之义,也构成了语文教育理论探索的重要路向。生活世界包含了“前世界”“东西”的存在,蕴含了对生活世界本身“超越”的可能。对生活世界的“凝视”与“表达”构成了语文的基础;生活世界中“他人”的存在建构了语文的基本结构;对生活世界的反思使我们在面对“吕叔湘之问”时,对语文和语文教育走向美学这一纯粹的“凝视”与“表达”方式,持审慎的态度。

关键词 语文教育理论; 生活世界; 现象学观念

作者简介 杨澄宇/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 (上海 200062)

回到生活世界,不仅是语文教育的应有之义,更是整个人文学科转向的可能道路。其背后则隐含了一种生活态度和世界观的转换。胡塞尔在其著名手稿《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》中,提出生活世界是科学的奠基所在。^[1]回到生活世界就是回到人类文明的奠基之处,自有源头活水。

什么是理想的生活?理想的生活不仅是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,更拥有一种智性生活的无限可能性。理想的“生活”,如古希腊的“生活”,“本身承担着未来无限的视界——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观念中发现持续不断的精神更新,直至无穷。”^[2]胡塞尔反对的,正是这种对于“无穷性”“无限可能性”的“背叛”:“由于自己的专业化已经放弃了理论兴趣的普遍性。在此,原始的自然态度与理论态度在对有限目标的追求中走到一起来了。”^[3]有限的目标正是功利主义的重要特征,它当然是蕴含于生活的,也是科学理论所立论的基础,但生活不仅于此,有着对此的超越可能。

对于课程而言,如果说现代课程理论的源头是管理主义的流行,那么她或多或少也患了一种“现代病”:将课程视为规划、设计的客观的产物。自上世纪七十年代“概念重建主义运动”诞生以来,课程理论一个重要的路向就是对此的“反动”,将教育看成体验的、即兴的、主观的、艺术的。于现代语文课程而言,一

^{*}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“十二五”规划2014年度国家青年课题“语文传统观念的现代性阐释与创造”(项目编号:CAA140116)的研究成果。